



大会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9 June 2003
Chinese
Original: Spanish

大会

第五十七届会议

议程项目 108、109 和 160

人民自决的权利

人权问题

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

安全理事会

第五十八年

2003 年 6 月 5 日古巴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附上古巴共和国总统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就我国最近发生的事件和美国政府对古巴人民变本加厉的侵略行径发表的谈话(见附件)。这次谈话于 2003 年 4 月 25 日在哈瓦那发表。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108、109 和 160 的正式文件和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布鲁诺·罗德里格斯·帕里利亚 (签名)



2003年6月5日古巴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原件：西班牙文]

2003年4月25日古巴共和国总统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博士就古巴最近发生的事件和美国政府对古巴人民变本加厉的侵略行径发表的谈话

亲爱的同胞们：

一切事情都从卡森先生到达古巴开始。

以出卖祖国交换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给予优惠和金钱的几十名雇佣兵被捕。在哈瓦纳湾用一支手枪和5把小刀劫持一艘载人渡船的若干普通暴徒被判死刑。这一切都起因于美国政府和迈阿密恐怖主义黑手党所搞的阴谋，任何人都看得清楚。

这些事故无论如何不能委过于古巴当局。我要说明的一点，而且说明每项措施背后的理由和目的，说明何以和为什么采取这些措施。

美国现任总统，在总票数中只得少数票，却以无耻的欺骗手段取得了政权，为此目的，迈阿密黑手党把他们从革命以后失势的老一辈巴蒂斯塔政府走狗和美国在古巴新殖民地的其他腐败政客学到的手法，拿到美国去施展。

2000年11月4日，有几万名非裔美国人被阻挡而不能投票；因为选票上候选人的姓名排列次序改变，有几千选民投错了票；在计算票数时还用其他的作弊方法。布什就是这样，才以几百票之差，在佛罗里达州得到多数票，藉此断定他当选。

他是个心思周密的人，却不隐瞒他欠迈阿密黑手党一份人情和他在得克萨斯州的一次会议上与他们达成的协议。

甚至在选举之前，我已于8月5日在比那尔德里奥举行纪念7月26日事件的集会上确实对布什先生说：

“我很清楚，你曾经对你在古巴裔美国人黑手党里亲密而鲁莽的朋友说：你能非常容易地解决古巴问题，并明白提到中央情报局直接参与暗杀我国领导人的那个邪恶时期所用的手段。”

布什的承诺是：他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干脆把我除掉。老实说，经过40年来对古巴的侵略和罪恶行为，我对这件事既不十分惊讶，也不十分担忧。

布什政府的敌意和反动态度是大家意料之中的事。在这个政府里，黑手党掌握了空前的势力和影响。原籍古巴、曾经造成中美洲成千上万人民死亡的十足暴徒，例如臭名昭著的奥托·赖克，已被征召担任要职，以便执行布什所预想的反

对古巴的政策、主张和诺言。在他看来，1 100 万古巴人的命运和前途是无关系要的。

我不想再细说布什先生的想法，迷梦和固执的念头。对于这一切，我国和全世界人民所知道的已经太多了。

奥托·赖克要做主管西半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参议院共和党和民主党的议员都极力反对这个人选。于是利用参议院闭会期间，趁机给他暂时的任命。接着，他就以这个职位，制订国务院对古巴的政策。荒谬无稽的谣言就纷至沓来。有一天他们说，古巴计划发动电子战争干扰美国的通讯；过一天又说，载运武器的一条中国船正开往古巴。船和武器都是子虚乌有。这类荒唐可笑的谣言之中最恶毒的指控是说：古巴正在发展一个研究方案来制造生物武器。所有这些指控都已被人反驳和讥笑。

同一个时期，在 2002 年 9 月，奥托·赖克任命死党詹姆斯·卡森为美国在古巴利益科（美国利益科）科长。

一旦奥托·赖克的暂时任期届满，他必须通过参议院审查的难关才能留任现职，而他的机会很渺茫。因此，他便从人们的视线中静悄悄地消失。接着，他的职位就由恶毒的赫尔姆斯以前的国会助理罗杰·诺列加来接替。

不久之后，在 2002 年 12 月，奥托·赖克被任命为国家安全委员会主管拉丁美洲的总统特使，而总统的主要决定就是在这个委员会里起草通过的。

一个恐怖主义匪徒的手指竟然扣着超级大国瞄准古巴的武器的扳机！

除了美国利益科科长的所作所为之外，还有什么事情更能证明奥托·赖克及其黑手党和老板的阴谋诡计呢？

卡森在接替维基·赫德尔斯顿夫人担任这个职位之前，做过什么事情呢？赫德尔斯顿夫人希望被派往欧洲或拉丁美洲某个国家，却被调到非洲的马里。

卡森的任命并非出于偶然。赖克自己在担任里根政府的公共外交主任期间，对他的工作非常清楚。尤其是，卡森在国务院拉丁美洲事务司工作的时候，他们曾经有密切的工作关系，而该司就是所谓“反革命分子”进行卑鄙战争打击桑地诺革命的支援基地。在这场战争中，赖克先生扮演了重要角色，这在国会质询有关伊朗与反革命分子的丑闻期间已经得到证实。卡森在诸如洪都拉斯等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也有工作经验，在萨尔瓦多、玻利维亚、巴拿马、危地马拉、委内瑞拉和其他国家的美国使领馆做过副馆长。

2001 年 11 月，在世贸中心两座大厦惨遭恐怖主义袭击后举行的一次国家安全会议上，卡森宣称我国是“没有同整个区域同声向美国表示真诚慰问、军事支持和外交合作的唯一国家”。

实际上，古巴曾经当着国家和国际新闻媒体的面，强烈谴责那些恐怖主义袭击，并代表我国人民慰问美国人民，表示愿意立即提供医疗和人道主义援助。古巴或许不是最早这样做的国家，但也是最早几个国家之一。古巴立即表示愿意开放本国的领空和机场，以接纳当时在空中飞行的客机，因为美国暂时禁止它们在其任何机场降落。古巴没有必要向美国的战争冒险行动提供任何军事支援。

美籍古巴人全国基金会的执行主任听到詹姆斯·卡森被任命为美国在古巴利益科科长的消息，立刻就说：“我们希望这位先生有能力按照布什总统的命令执行一项强硬的政策。”

詹姆斯·卡森看来确是坐在国务院的这个职位上执行一种变本加厉仇视古巴的政策的最佳人选。

甚至在他于 2002 年 8 月 6 日到达古巴之前，就有 5 个人劫持比那尔德里奥省拉科洛马的一条叫做 Plástico 16 的船。古巴当局以 2002 年 8 月 27 日第 1428 号照会正式要求将劫船者送回古巴。几个月之后，这 5 名劫船者却在美国境内被释放。

以下按日期先后开列卡森先生在古巴的活动。

2002 年 9 月 10 日

卡森在其夫人陪伴下到达我国，美国利益科副科长路易斯·尼格罗在何塞·马尔蒂国际机场迎接。

从一开始，他在美国利益科举行的欢迎会上，就展示他的干涉主义策略。他对在场的古巴籍和美国籍工作人员发表简短的演说，表示“他在我国的目的是加速古巴迈向民主的进程，号召所有促成这个转变的人士都给予支持”。

2002 年 9 月 11 日

在美国利益科举行、追悼美国境内恐怖主义袭击受害人的一个纪念会上，卡森提到乔治·W·布什总统的反恐战争计划，并表示“他希望古巴人民在古巴应该发生的变革中扮演关键的角色，提到言论自由是我国未来变革所应考虑的一个要素”。

2002 年 9 月 16 日

卡森到达后四天，在他的寓所举行一个招待会，有反革命集团的 17 名头目出席。举行招待会的目的是向他们介绍美国利益科新任科长，并确定他们的需要和愿望。

卡森说，他将执行乔治·W·布什总统宣布的政策。他问起他能怎样帮助“反对派”，又问起美国利益科提供的合作迄今有多大的效用。

他宣称愿意提供他的寓所和利益科总部，以便反革命分子与其他国家的外交人员会晤。

他说要到全国各地走动，去了解各个集团的情况。他还说，他的计划包括参加公众集会之类的政治活动，并在各领事馆张贴“政治犯”的相片和姓名，以便访客知道他们的情况。

2002年9月17日

在卡森寓所举行一个招待会，目的与前一天相同，但参加的是另一批反革命头目。讨论的主题是颠覆性的广播电台，“新闻界和独立图书馆”。

2002年9月26日至30日

美国利益科新任科长利用那几天在哈瓦那举行的美国粮食和农业展览会，以另一种方式显示其敌意。

美国主办单位在 Meliá Cohíba 旅馆为参展者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临近结束时，卡森向外国媒体宣读一份声明，表示他赞赏这一展览会是一个展销的机会，“会展出很多的牛肉，但我预料听到和看到古巴当局所吹的牛皮要比牛肉多得多。”

他还说，古巴不是美国的重要市场，它还欠了全世界的债。他说，其他国家的商人正等着古巴还债，“我们不想排那个队。”

后来他又宣称：“古巴人要贷款，但没有人肯贷款给他们，因为他们不还债。古巴是一个小市场，普通公民每月仅挣 20 美元。”他说，“古巴有 110 亿美元外债，如果某一天古巴有钱了，它也不会还债。”

他的用意很明显。但在另一方面，他却只字未提 44 年来美国政府对古巴的封锁、经济战、敌意和侵略。

2002年10月3日和4日

卡森偕同难民方案的主管前往比亚克拉拉省进行考察，在当地走访了曾经试图非法出境、但依据《移民协定》被遣返古巴的人。

10月3日，他们走访了盖巴里恩的一户人家，会见这样一批非法出境的人还有反革命分子 Margarito Broche 请来的另外 10 人。他是叫做“古巴中北部争取和平、民主、自由的独立筏人协会”的一个小团体的头目。

这批人是在被遣返古巴的非法出境人，却在卡森先生的纵容和引导下变成“持不同政见者”。

10月4日，他们在圣克拉拉市会见了另一批非法出境的人，这批人也是依据《移民协定》被遣返。

结果，其中有些人再次试图偷渡到美国，知道一旦踏上美国国土，便会受到欢迎，得到特殊优待。在此期间，卡森先生在他们之中招募了“持不同政见者”。

在这两次会见中，美国利益科科长和随行的政府官员都说了挑衅的话，再三批评并用贬损的语调攻击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

美国利益科科长就以这种方式考察并诱导那些因有犯罪和社会记录而得不到美国签证、只能偷渡到美国而被遣返古巴的人。

2002 年 10 月 7 日

美国利益科科长在其寓所举行早餐会，参加者除了外交使团的官员，还有 Martha Beatriz Roque Cabello、René Gómez Manzano 和 Félix Bonne Carcassés 等反革命集团头目。

卡森报称他到过比亚克拉拉，看到了该省普遍存在的“贫穷”。他还谈论在当地停留期间的其他一些情况。

2002 年 10 月 10 日

卡森在寓所举行早餐会，参加者有 Oswaldo Payá Sardiñas、Oswaldo Alfonso 和 Vladimiro Roca Antúnez 等反革命集团头目；美国方面则有美国利益科的政治事务秘书弗朗西斯科·赛恩斯和经济事务秘书里卡多·苏尼加。

谈话的话题是“瓦雷拉计划”、巴西的选举、委内瑞拉的局势以及反革命小集团的一般情况。

2002 年 10 月 30 日

当天下午，在詹姆斯·卡森的寓所举行了一次工作会议，美国利益科的 6 名官员与会，以配合反革命集团头目 Martha Beatriz Roque Cabello 所组办和鼓动的“古巴民间社会促进会”的计划。有 24 个反革命分子参加会议。

卡森先生表示，他知道举行会议有种种困难，因此才让他们使用他的寓所举行。他批示给予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以此表明美国政府对促使古巴“民主化”的立场。接着他便告辞，因为他在美国利益科还有其他的事要做。

他让这些人在寓所，受外交豁免的保护，还有适当的食物和饮料供应。

2002 年 11 月 5 日

下午 3 时 15 分，卡森及其二等秘书苏尼加来到曾被判罪的反革命分子 Oscar Elías Biscet González 家中。他与布什总统有书信来往，直接得到布什总统的奖赏。他按照美籍古巴人恐怖主义基金会的指示从事活动而被判刑，5 天前获释。

这两个人为了自己反革命的政治目的，问了他许许多多属于他们关心领域的问题。卡森先生告诉这一反革命分子，他打算敦促其他外交使团的代表同他们接触。

2002 年 11 月 11 日

在卡森的寓所举行了一次会议，与会者有 Oswaldo Payá Sardiñas、Osvaldo Alfonso Valdés、Vladimiro Roca Antúnez、Oscar Elías Biscet González 等头目和访问古巴的一个美国代表团。

每个美国代表团访问古巴，利益科科长都会提出这一惯常的要求。他们的目的是利用一个贩卖战争、侵略成性、威胁我国英勇人民的政府花钱收买的这些雇佣兵可能想出的任何诽谤和谎言，来阻止古巴与其他国家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

同一天，2002 年 11 月 11 日，一架 AN-2 型喷雾机被劫持飞到美国。古巴外交部先后以 2002 年第 1778 号照会和 2003 年第 180 号照会，要求美国政府交还这架飞机和劫机者。美国当局根本没有起诉劫机者，在 4 天后将其释放。这架飞机被没收、拍卖，而且实际被偷走。这是一个公开、明显、反古巴的花招。

2002 年 11 月 21 日

卡森参加在反革命集团头目 Martha Beatriz Roque 家中举行的一次会议，会上还有头目雇佣的另外 13 名特务。卡森同他们谈起拍摄影片对古巴国家元首进行人身攻击。他还问起在古巴国内使用硬通货的商店中、销售短波收音机的情况，并提到可能利用利益科的外交邮袋等途径将收音机运入古巴。随后，他向在场的人提供了满满 4 箱的《世界人权宣言》。

这个国家的政府对我国政府进行了 40 多年的封锁，并威胁要摧毁我国，一如它在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做法，现在居然送来了这份礼物。

卡森还宣布，他打算于 2003 年 1 月安排一个美国医生代表团和当时在场的反革命分子举行一次会晤。

这些医生最好还是去中美洲，或是去拉丁美洲或非洲的国家。在这些国家的偏远地区有成千上万英勇的古巴医生提供医护，每年拯救几十万人的生命，但在这些地方却很少看得到卡森先生的美国医生。

2002 年 11 月 22 日

反革命集团头目 Orlando Fundora Álvarez、Yolanda Triana Estupiñan 和 José Barrero Vargas 在卡森的寓所集会。这次集会由其中第一个人安排。他们的主要目的是收集受到革命不利影响的人——也就是那些偷鸡摸狗、参与贩毒或其他罪行和非法活动的人——的资料，以便向古巴政府索赔。

这是反革命小集团首次利用美国利益科的房地开会而没有美国外交官出席的情况。

2002 年 11 月 27 日

詹姆斯·卡森和其他一些官员前往谢戈德阿维拉省进行一次“实况调查”。

他们抵达省会后，便去了一个反革命分子家，在那里见了小集团的另外 4 个成员。

卡森问起反革命分子的处境及他们受到的调查。不出所料，他们拿一些谎话来逗他高兴，伪称曾经挨打，身体受到虐待，家属受到骚扰。

这名受访的“持不同政见者”及其他一些类似人物曾在谢戈德阿维拉省立医院公开捣乱，干扰急诊室工作近两小时。这些人所精心策划的挑衅行动使一些病人受到不利的影晌。

卡森先生去那里做什么呀？

2002 年 12 月 19 日

晚上，詹姆斯·卡森举行一个“社交会”，与会者有美国利益科的 12 名官员，外交使团的 10 名人员，包括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捷克共和国、波兰、希腊和智利的代表，以及属于不同集团的 52 个反革命分子。

此次活动与美国利益科组织的其他活动不同，没有致欢迎词或告别词。他们不拘形式，到会来宾随便坐，尽情吃喝，高兴地谈论感兴趣的事情。但是应邀的 52 个“持不同政见者”与以下几个主要头目举行了 30 分钟的会议：Elizardo Sánchez Santacruz Pacheco、Vladimiro Roca Antúnez、René Gómez Manzano 和 Félix Bonne Carcassés。还拍了照片，要将这个活动载入史册。

他们都感觉完全无拘无束。在超级大国的外交使团密谋打击古巴人民，是多么愉快的一种经验，而古巴人民却在抵抗这个恶魔，捍卫自己遭受封锁的小岛。

2002 年 12 月 21 日

卡森在迈阿密接受 51 台的采访。

下面是这次采访的摘要。采访记录虽已公布，但我认为还是值得载入本文：

记者：你以美国在哈瓦那利益科科长的身分在各地走动，见到了古巴普通百姓，古巴境内持不同政见者。你是否还见到了流亡在外的反卡斯特罗组织的领导人？

詹姆斯·卡森：不错，见了两、三次。每次我去迈阿密，都想并且确实见到了所有各个团体，美籍古巴人全国基金会、古巴自由理事会，各个独立团体，此地的所有团体，因为我想说明我在古巴看到的情况、正在发生的事情，听听他们对我们工作的意见，看看有没有我们该做但还没做的事情。我们的谈话非常愉快，我要传达的信息之一是：古巴国内一件重要的事情是当地确实有反对派。他们被孤立、受骚扰，但他们坚持，很有勇气，而且重要的是，他们开会、集中力量于基本问题、他们得不到的权利和应该享有的自由。

因此，他们不应专注于个人的问题，意识形态的差异。重要的是反对派必须赢取空间，因为总有一天会有某种转变过渡。现在便有一种转变，但总有一天会出现一个新古巴，反对派应发挥作用，塑造并决定古巴的未来。因此，他们必须为自己赢取空间，开始商讨如何以不同的做法来改变古巴。要紧的是，他们必须专注于重要的事，不要专注于非必要的事。

记者：但你在会晤持不同政见者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谈论这方面的细节——你在哪方面发现他们可能路子不对？你对持不同政见者传达怎样的信息？首先请你告诉我，你对迈阿密的反卡斯特罗团体传达的信息是什么？你要对古巴国内持不同政见者传达的信息又是什么？根据你所看到的，你想对他们说些什么呢？

詹姆斯·卡森：噢，首先要说古巴的未来……。我们美国人不会决定古巴的未来，这要由古巴境内境外的古巴人来决定。我认为，他们应该……。我的建议是，专心注意必要的事。哪些是要素呢？不要分裂；要一起开会，就诸如他们都同意的 10 个要点达成共识或协议；不要谈论意见分歧的事情。因为在民主国家里，每个人有其不同的意见，虽然有行动，但重点是，他们处于军事独裁制度之下，如果人民不在一起集会，他们不会有什么成功的机会。因此他们必须集中精力于基本问题，求同存异。

记者：你的优先事项之一是帮助古巴国内持不同政见者。你打算如何帮助卡斯特的反对派？

詹姆斯·卡森：噢，我在前面说过，提供信息、道义和精神上的支持，让他们知道他们并非孤立无援，知道全世界都了解古巴的情况。有一个事实能够证明这一点，就是这些领导人之中，许多人获得了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权奖。因此说，全世界都了解古巴的情况，而我们是到那里去告诉他们这一事实，尽力帮助他们。

我们并不给他们什么东西。我们并没有如卡斯特罗所说，资助反对派。反对派坚称，现行制度已经失败，而我们到那里去向他们表明美国人民以及民主世界的其他国家都愿意支持他们的行动，即要求得到古巴所签署的《人权宣言》和各项世界宣言所载、但这么多年始终未实现的基本人权。

读了卡森先生的这些公开言论后，如果还说美国政府及美国利益科科长正以任何方式干涉古巴内政，或者说在当地集会的“高尚爱国者”是拿美国薪水的反革命分子，是多么不合理啊！

2003 年 1 月 9 日

詹姆斯·卡森通知外交部，他将与美国利益科的另外 4 名官员前往比那尔德里奥省。外交部反过来通知他说，这次旅行未获批准。

据悉卡森当时打算去会见一些人。当天，美国利益科一名雇员将载有收音机和说明书的 9 个箱子运给该省的反革命分子。

2003 年 1 月 16 日

卡森参加了在反革命集团头目 Hector Palacios Ruiz 家中举行的一个宴会，其目的是发行一本与所谓的“独立图书馆”计划有关、明显反革命的书。这本书在瓜达拉哈拉和迈阿密的书展中展出。

2003 年 1 月 19 日至 25 日

在这 6 天时间里，詹姆斯·卡森和里卡多·苏尼加走访了拉斯图纳斯、奥尔金、格拉玛、圣地亚哥和关塔那摩 5 省。他们申请进行私人访问，但实际却是将供应的物资带给反革命小集团，以便加强和团结所谓的“反对派”，并与宗教部门建立联系。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卡森有关所谓的“6 000 英里”计划的言论，计划内容是经常走访古巴各省，目的是鼓励和资助这些反革命小集团，确保它们发展壮大。

这就象是回到了我们上一次对西班牙进行的独立战争后美国横加干涉的时代，由帝国的总督组织一个政党。

2003 年 1 月 29 日

来自青年岛的 Cabo Corrientes 号钢筋混凝土船被劫持到美国。古巴当局发出了一份外交照会，要求遣返四名劫船犯。美国迄今没有对古巴要求遣返劫船犯的照会作出答复，而将劫船犯立即释放。

2003 年 2 月 6 日

古巴一艘边境巡逻艇被劫持到美国。现在仍不知道美国当局是否对其中任何劫船犯提出指控。外交部向在古巴的美国利益科发出了一份照会，要求遣返劫船犯，并抗议这一新的反古巴行动。国务院迄今没有对该照会作出答复。

2003 年 2 月 7 日

当晚，卡森的寓所有一个招待会，欢迎前来访问的美国文化代表团。各小集团的 21 名成员以及美国利益科的 5 名外交官出席了招待会。在这次聚会上，卡森把他在 2002 年底开始采用的一种做法固定下来：除了邀请古巴专业人士出席美国利益科的正式社会会，还把反革命分子也包括在内。

2003 年 2 月 22 日

卡森为外国派驻古巴的一群记者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在会上批评古巴，并声称古巴当局不敢允许书籍和其他资料进入古巴。他说，美国政府运来的一批书籍遭古巴当局没收，其中包括小马丁·路德·金、约翰·施泰因贝克以及格劳

乔·马克思的著作。当然，他只字未提，在同一批书中还有许多公开反革命和颠覆性的书籍。

美联社有一份电讯的标题是：“詹姆斯·卡森谴责美国运送的书籍被没收”。现引用其中几段报道如下：

“在古巴的美国利益科科长詹姆斯·卡森说，美国外交官被告知，这是‘政府的一项坚定的决策’，不许将这些书籍运入这个由共产党统治的国家，分发给持不同政见的团体，包括独立的图书馆。

“他告诉一小群国际记者，‘他们说，问题不在书，而在书的分发对象’。他说，美国使团过去曾经进口过类似的书籍。

“卡森说，‘这是害怕失去政治控制’。他是五个月前到哈瓦那的。”

2003年2月24日

詹姆斯·卡森和美国利益科的另外两名官员参加了反革命集团头目玛尔塔·比阿特里斯·罗克家中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名义上是纪念独立战争开始周年，以及击落所谓“救援兄弟”的迈阿密恐怖主义黑社会组织的飞机事件周年。

外国记者采访了卡森。他除了回答问题之外，还宣读了一份文件，并公开针对古巴当局发表明目张胆的干涉性、攻击性和挑衅性言论。他呼吁驻哈瓦那的其他外交使团效仿美国利益科的做法。

同一天，上述恐怖主义组织“救援兄弟”从国际空域向我国播放了一个非法的电视节目。尽管古巴政府在2月24日之前已经针对该播放计划向美国政府发出过警告，并清楚证明这一活动将违反国际电信联盟的规章，但是美国当局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制止这次广播。

2003年2月28日

据悉美国监狱部门，按照美国司法部的指示，强行实施一个管理制度，这个制度侵犯我国5名英雄的人权，将他们关押在囚犯们所说的“洞穴”。

他们做得太过分了。

2003年3月6日

在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最近的一次会议上，我发表多次讲话反驳美国利益科科长2月24日同反革命分子聚会时所发表的可恶的谈话。

我要指出，我之所以没有更早的时候发表这些讲话，是因为我们正在做出巨大努力克服各种阻碍，推动我们的革命方案，所以我没有详细了解奥托·莱克的特使竟然傲慢无礼、鲁莽冒失、胆大妄为到了如此地步。

我特别说到：

“今年 2 月 24 日，就在我们纪念马蒂号召发动的上一次独立战争开始的一天，在古巴的美国利益科科长，一位名叫詹姆斯·卡森先生，在哈瓦那的一个公寓中同美国政府资助的一些反革命分子聚会。他们聚集在一起，名义上是纪念“巴伊雷的呼声”，这对我国人民来说是一个象征爱国的神圣日子。其他一些外交官也接到请帖，但是只有这位大名鼎鼎的人物出席了聚会。

“不过，他并不是规规矩矩地出席聚会而已。有记者问卡森说，他出席聚会，是否的确证实古巴政府的指控，他回答说，‘不，因为我相信他们邀请了所有的外交使团，而我们国家一向支持民主，也支持争取改善生活的人。我在这里是个客人。’

“另外一名记者问他，既然古巴政府指责持不同政见者，是颠覆集团，他出席反对派的活动，会不会被认为是对古巴政府不友好的一种举动。他只回答说：‘我不害怕。’

“然后，他以粗鲁、可恶的态度用标准的西班牙语补充说，‘遗憾的是，古巴政府害怕，害怕信仰自由、害怕言论自由、害怕人权。这个团体证明有一些古巴人并不害怕。他们知道民主的过渡进程已经开始。我们希望他们知道，他们并非孤立无援，全世界都会支持他们。我们国家支持民主，支持争取改善生活及争取正义的人。’

“报道这些言论的电讯说，‘虽然外国外交官常与持不同政见者会面，但是在公开活动中露面或向新闻界发表对该国政府的观点，却不寻常。’”

卡森先生最后说，“我在这里是客人，我还要前往全国各地去拜访所有希望获得自由及正义的人。”

当时，我还说：

“任何人都可以看出，这是一种厚颜无耻、明目张胆的挑衅。显然，他和指使这个享有外交豁免权的莽夫做出这种粗鲁行为的人正在露出实在害怕的样子。否则，他的行为多么怪诞，的确会叫人猜想，他在这次“爱国”活动中到底被灌了多少酒？

“实际上，古巴是非常害怕，所以要冷静地花费一切必要的时间来决定如何处置这位行为古怪的美国官员。也许在美国利益科工作的许多美国情报人员可以告诉他，古巴大可不要这个办事处，因为这个办事处是反革命分子的滋生地，是对我国进行的大多数攻击和颠覆活动的指挥部。（鼓掌）瑞士官员曾经许多年代表美国利益，他们做得非常出色，也没有参与过间谍行为或组织过颠覆活动。如果他们这种傲慢无礼的言论进行挑衅的真正目的在此，他们大可拿出一点真诚及勇气，说出此种目的来。无论如何总有一天，

美国人民会派来一位真正的美国大使，一个‘英勇无畏且品德高尚’的人，这是美国人曾经用来赞扬西班牙骑士的话。”

2003年3月7日

美国国务院证实我国5名英雄已被转移到特别住处（亦称“洞穴”），并且从那时起，美国监狱管理局将实施领事探访的新办法。

2003年3月10日

古巴外交部向在古巴的美国利益科科长发出了第365号外交照会。该照会强烈反驳他2月24日的干涉行为和公开言论，并告知在古巴的美国利益科，为了回报对我国驻华盛顿的官员采取的措施，并考虑到在古巴的美国利益科的颠覆及非法活动，将修改该外交使团在自由行动区以外旅行的规定，立即生效。通知旅行的办法将改成申请准许旅行。从此刻起，在古巴的美国利益科的官员要离开哈瓦那市，应请求批准，然后等待外交部的答复。

2003年3月11日

美国国务院向在华盛顿的古巴利益科证实，已经实施了领事人员探视我国5名英雄的新办法。

2003年3月12日

在卡森的寓所举行了一次招待会，有18名反革命分子参加。

外交部向在古巴的美国利益科发出了第390号外交照会，对我国5名英雄在监狱中的情况日趋恶化表示抗议。照会要求取消对这些英雄强行实施的、侵犯他们权利的制度；恢复他们的各种权利；并允许他们同家人、律师以及在华盛顿的古巴利益科的官员无条件地直接会面。

2003年3月13日

国务院向在华盛顿的古巴利益科发出了一份外交照会，答复我方3月10日的照会，对我驻华盛顿官员也实施了旅行批准制度。

古巴利益科收到国务院转来反古巴的众议员克里斯托弗·史密斯（新泽西州的共和党人）和弗兰克·沃尔夫（弗吉尼亚州的共和党人）来我国旅行的申请。他们的目的是要同我国境内的所谓“民间反对派”的团体会面。这次访问具有公开挑衅的性质，也是布什政府变本加厉地反对我国的行动之一。3月18日，国务院通知这次访问被取消了。

2003年3月14日

在哈瓦那的美国利益科科长的寓所又同反革命头目举行了一次会晤。到这个时候，几乎是每两天开一次会。目的是同所谓的新闻记者辩论道德问题。实际上，

那是最不适合谈论道德问题的地方。美国使团的许多官员也出席了会议。外国新闻记者也获准参加这种反革命活动。

我在4月4日广播的特别节目中已经说过，现在再说一遍：

“没有人不知道，美国利益科的新任科长卡森先生是奉命而来的，要向古巴进行各种挑衅。他试图将其外交馆舍和寓所变成组织、领导和指挥雇佣军的地点，这些雇佣军背叛祖国，给外国当差，或违反其它法律作出严重损害国家的行为，却想逍遥法外。其中有几十人目前正在专门审判危害国家安全罪的法院受审。

“美国政府究竟以其国家安全的名义做了多少事情，甚至毫不考虑就发动了一场残酷的战争？可我们却必须允许这些背叛国家、拿美国的钱、在许多地方造成巨大损害的人逍遥法外。就是这些人的行为，危害我们国家的利益、危害我们国家的安全，而这种行为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危险的阶段。

“但他们错了。他们需要更深刻一点了解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民族；有什么样的教育、文化、组织；如果这个国家受到侵略，随时准备在每条战线上浴血奋战。古巴会展开一场百年战争。我们并不希望这样，但是我们知道自己必须作好准备，如果有人将这场战争强加于我们，我们必须奋起作战。

“这些人正在专门审理危害国家安全罪的法院受审。这使他们的主子大为光火。”

2003年3月17日

外交部召见在哈瓦那的美国利益科科长，向其提出两份抗议照会：(1) 抗议美国利益科科长詹姆斯·卡森先生违反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进行干涉及反革命的行径；(2) 抗议“救援兄弟”的恐怖分子2月24日进行的非法电视广播而美国政府却采取消极态度，虽经古巴事先警告，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制止这一违反国际电视广播标准的行为。

2003年3月17日和18日

古巴电视台的“圆桌会议”节目揭发了美国利益科、特别是卡森先生的颠覆和反革命行动。

2003年3月18日

发布了关于美国利益科科长一再明目张胆进行挑衅活动的一份公告。3月19日《格拉玛报》刊登了这份公告。

有32名反革命分子因替外国从事雇佣军活动而被逮捕。3月14日晚上发现在卡森先生的寓所举行雇佣军的聚会立即作出这一决定。这种聚会全然不顾古巴

曾一再公开并通过外交渠道发出警告，要求停止这一不可接受的干涉行为。这一天离布什先生于3月17日向伊拉克发出最后通牒仅仅3天。

2003年3月19日

国务院通知禁止在华盛顿的古巴利益科申请的各项旅行，其中包括领事人员探视赫拉尔多·埃尔南德斯和费尔南多·冈萨雷斯。

又有33名反革命分子因替美利坚合众国，从事雇佣军活动而被逮捕。

下午7时24分，国家航空服务企业公司来往新赫罗纳到哈瓦那航线的一架DC-3型飞机被劫持。当时在哈瓦那 Boyeros 机场以南10英里的地方，一切准备就绪等待飞机降落，飞行员通知 Boyeros 空中交通管制中心说，机上发生政治问题，飞机将折向北方飞行。他要求提供最短路线的坐标，因为飞机上的油料已经所剩无几。最后，他按照指示飞到基韦斯特。

下午7时30分，Boyeros 空中交通管制中心通知迈阿密空中交通管制中心，有一架DC-3型飞机被机上一些武装人员胁迫改道，正飞往迈阿密。这是一个真正出乎意料、非常奇怪的情况：劫持一架飞行中的客机。自从《移民协定》签订以来，此类事件已经有许多年没有发生。此事也许是迈阿密黑手党授意进行的。现在无法得知。他们持有劫机犯和从犯并为其提供住处，但对此只字不提。

晚上9时35分，美国开始轰炸巴格达和伊拉克其他城市，这实际是该机被劫持后2小时零9分。

2003年3月20日

召见美国利益科科长，交给他一份外交照会，要求遣返所有乘客和机组人员、劫机犯和飞机。华盛顿国务院也收到了类似的照会。

3月20日和21日，古巴当局同国务院和美国利益科保持联系，继续要求立即遣返被劫飞机的所有乘客及机组人员、劫机犯和飞机。

又有6名反革命分子，包括4名最活跃的头目，因替外国从事雇佣军活动而被逮捕。

就DC-3型飞机的劫持事件发布了两份公告，并在3月21日《格拉玛报》刊登公告，使公众了解情况。

2003年3月21日

美国当局通知古巴外交部和在华盛顿的古巴利益科，他们不打算遣返古巴DC-3型飞机的6名劫机犯。他们说，这6个人已经被正式指控犯有空中强盗行为，而该机已经按美国法院根据在迈阿密一名反革命分子提出的控诉所作的裁决予以扣押。

在此期间，反古巴的众议员林肯·迪亚斯-巴拉特在众议院散发由美国利益科起草而由国务院泄露给新闻界的一份报告，其中载述所谓古巴政府对该使团官员的骚扰。

又有一名反革命分子因雇佣军活动而被逮捕。

发布一份题为“被劫 DC-3 型飞机新情况”的公告，并在 3 月 22 日《格拉玛报》刊登。

2003 年 3 月 22 日

我出现在讨论 3 月 19 日一架 DC-3 型飞机被劫持的事件的特别电视节目中，当时除了其他之外，我说：

现在他们不愿意针对 DC-3 型飞机被劫持的事件来谈论恐怖主义？当然，他们不愿意使用恐怖主义一词。他们宁愿说是海盗行为，尽管这一用语也是非常难听，因为如果他们说是恐怖主义，就等于承认美国正在对古巴实行恐怖主义，而现在这个时候，在动荡不定的中东地区，一个阿拉伯国家正遭受一场震撼世界的恐怖战争。

他们不能说要以恐怖主义罪名来审判劫机者，因为这样做就等于承认事实。这些人为什么离开？因为他们绝对肯定不会受到惩罚。除了肯定不会受到惩罚之外，这些人为什么离开？因为他们到了那里被当做英雄来欢迎，并且被利用为反古巴宣传的原料。

他们离开，是因为有一条到现在已经生效 37 年的法律，叫做《古巴人身份调整法》。我们叫它做谋杀法，它牺牲了数千条人命，造成了数不清的问题。

最近，一些人用暴力劫持船只或飞机到了那里，但这些人却能在迈阿密街头逍遥自在。这条法律彻底保证不受惩罚，并且给予特权和优待，给予恐怖主义极大的奖励。

这是谁的过错呢？美国政府是主要的罪人，甚至比恐怖主义分子本身的罪还要重，因为这条法律只适用于古巴人。

有些人远从印度和巴基斯坦来到古巴，因为他们听到有这一《身份调整法》，认为可以加以利用。他们劫持了一只游艇，将艇上的旅游业工作人员几乎打死，为了到达美国，不惜杀害这些人员。到现在，我们仍然打听不到他们受到怎样的对待，是否有任何人被判刑，是否被送往别处。这些人残暴地殴打船员，把其中一些人打成昏迷不醒，只是因为需要船员掌舵把船开到佛罗里达，才没有把他们扔进海中。美国当局充分了解这一点。

他们也知道美国本届政府对古巴的威胁，恐吓和好战理论，而这些劫持者如同一些雇佣军，相信这样就能够恐吓我国人民。他们自认为是在给制订

和执行这种理论（例如先发制人的攻击理论）的人帮忙。我不想在这个特别广播节目中讨论这个题目，因为有很多的话要讲，我不想离开今天晚上的主题太远。

不过应当说得十分清楚，我国不会被任何事物或任何人吓倒，因为我们这个国家，虽然不否定在任何战场上进行战斗的可能性，但懂得而且正在特别利用思想，斗志昂扬地进行战斗，企图掩盖我国辉煌的革命成果的漫天谎言和诽谤对我国没有丝毫的影响。

我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国有清白的记录，不只清白，而且洁白无瑕、足为楷模的记录。我国能兀然自立，向世界展现其政治能力、良知和文化。这不是警告，但任何人都应当认为古巴是一个傻瓜和白痴的国家。

回到 DC-3 型飞机被劫持的问题，谁是有罪的一方？这一问题值得一再提出。他们最低限度也应该懂得礼貌把飞机送回来，究竟为什么不这样做？我认为我提到过的官方照会是一份建设性的照会。在那份照会中，我们表示希望把飞机送回，并且看来会是这样，但我们看到的是该国无力阻止某些人将该飞机扣留下来。

好几十架美国飞机曾被劫持到古巴，却没有一架被扣留。它们停在古巴，花时间加油后就被立即送回。被劫持的乘客受到友善和礼貌的待遇；不是凌晨 1 时给他们吃一点劣等食物。除了采取各种可能的措施防止意外，他们受到各方面的照顾，我提到的那架飞机的情况就是如此。可是，扣留被劫持的古巴飞机现在成了惯例：对可能的劫机者和精神错乱者是一种奖励。

还有，一个政府怎可以说它不能将被劫持的飞机的一部分机组人员送回，并且除了采取有辱人格和不公正的办法强行将他们扣留外，拒绝接受任何其他解决办法？事实上，他们是被劫持；恐怖主义匪徒不顾妇女、儿童和其他乘客的生命危险，将他们劫持到那里。可是他们必须留在那里，因为这是一个法官、而且是佛罗里达的法官所作的决定。

他们怎能够无视以大刀抵住飞行员的喉咙而作出的绑架事件的严重性？

他们怎么能够忽略到有几架客机就这样被人劫持并撞进纽约的双塔和五角大厦，甚至企图开一架飞机撞进白宫？在那一天，曾经看到数千个美国人死亡在这个国家里，难道可以把这种事看做笑话或芝麻小事？所用的方法完全相同：以刀子抵住飞行员的喉咙，将飞机劫持，然后开飞机撞进目标。

如果世界上有任何国家发生拿刀抵住飞行员喉咙劫持飞机的事件，就会感到愤怒和恐怖，这个国家就是美国。现在，这种事发生在古巴危害到儿童、妇女、某种年龄的人、退休者、在这里讲过话的老实人，他们却被虐待、关押，并受到上述种种的对待。

他们如何能够解释：在美国和墨西哥的边界，即使在 9 月 11 日的事件发生之前，每年都有 500 名以上的人死亡，这是为了阻止生活穷苦、铤而走险的人越界进入美国，因为美国的工资高 10 到 15 倍，或是有些人在美国非法居留多年，为了探亲不得不开回越界，死亡人数以百计。

他们声称不知道有多少新的发明，不知道有什么特别的、世界上最精密的设备，来防止墨西哥移民越界，并在死了很多人的地方阻挡一切闯入美国的企图；现在又怎样可以将被劫持的飞机扣留，以此作为借口，给予在劫机事件中俨然帮凶的一些成年人（至少 7 名）种种特权，甚至不对他们进行调查？

他们可以将这些人送回，而我们会给予一切保证。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知道如何履行承诺。他们最低限度可以将这些人送回，而不开枪，飞机可以劫持、帮凶可以留在当地、机上每个旅客毫无例外都可以留在美国的先例。他们的信用何在？他们的国格何在？执行这一政策的人的道德何在？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奖励劫机办法。

对于他们以前所用的诡计和圈套，我们是清楚不过了。现在，恐怖主义黑手党大大制造流言蜚语来支援劫机者。

2003 年 3 月 24 日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管制署颁布新条例，加强对古巴的封锁，并以此配合布什政府制订的反古巴政策的颠覆目标。

另有一名反革命分子因替外国进行雇佣军活动被捕。

2003 年 3 月 25 日

又有一名反革命分子因同样理由被捕。

2003 年 3 月 26 日

美国国际开发署宣布将赠款 100 万美元给迈阿密大学的古巴过渡计划。

2003 年 3 月 31 日

国务院发表一份世界人权报告，内有一节专门讲述古巴，强调对我国的各种诬告，并公然表明支持古巴内部的反革命势力。国务院对古巴的诽谤一如往年。

在这一天开始出现，我在 3 月 22 日在电视特别节目中所谴责的预期后果 DC-3 型飞机劫持者得到的种种优待以及这项罪行的帮凶得到的各种特权（获得美国居留权）所带来的结果。

夜间 10 时 10 分，民航局长通知说，一架 AN-24 型飞机的机长报告飞机上发生问题。当时该机正在从青年岛飞往哈瓦那途中，有 46 名乘客。机长说没有足

够油料继续飞行，因此已降落在“José Martí”机场。飞机停在跑道中央。劫机者手中拿着一枚手榴弹，扬言如果不给他加油飞往美国，就将飞机炸毁。

夜间 10 时 45 分，我向内政部和民航局的高级官员发出指示：

要很有耐心。没有经过仔细分析或直接向我们请示，不要擅作决定。这是政府的责任。因此，我们将尽快与你联系，因为我们还有要通过外交渠道采取一些步骤，我们要看看我们如何能够进行，因为现在已经是深夜。

一个拿着手榴弹的人是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如有可能，我们必须和他谈话。

设法和他谈话，取得更多的资料：只是一个人，还是几个人。我们必须有这种资料，因为据报机上有 6 名儿童。

我们正想办法不用武力解决问题。

我与他们广泛、详细谈论应当如何应付。

夜间 11 时 14 分。根据我的指示，卡洛斯·巴伦西亚加打电话给在华盛顿的古巴利益科，将下面的话传给他：

达戈韦托，你必须立即设法打电话给古巴科科长 Whitaker，告诉他有一架 AN-24 型飞机从青年岛飞往 Rancho Boyeros 机场途中被一个人劫持，机上有 46 名乘客，包括 6 名儿童。据飞行员报告，劫机者拿着一枚手榴弹，要求飞往美国。

由于油料不够，飞行员别无办法，只好降落在 Rancho Boyeros 的跑道上，劫机者要求加油以便继续飞行。

劫机者目前坐在飞机的后座，手里拿着的似乎是两枚手榴弹。

毫无疑问，这是美国当局对 19 日劫机事件所采态度的后果，也是新闻界广泛报道劫机者将获保释的后果。

给予机场古巴当局的指示是：第一，不使用武力，要跟他谈话，设法说服他投降。他们要用一种说法，就是上一次劫机者获准保释的消息不是真的。告诉他说，那些人现在关在监狱中，并且被控犯了海盗行为，这是一种严重的罪。我们首先要让他知道事情的发展和我们将采取的路线，我们还建议他们考虑是否有任何可能方法让他——指劫机者——知道美国政府对这种行为采取什么立场，这种行为应受什么惩罚。简单地说：以某种合作来解决这一问题，这不单因为劫机者手中有一两枚手榴弹在这种情况下飞行会有危险，我们甚至不知道是否插着保险栓。

第二，因为我们认为，在第一次劫机事件后 12 天，如果又有这第二架飞机被劫持到美国，对美国政府会有害处。

第三，毫无疑问，这种先例会引发此类事件的浪潮，为了美国 and 古巴双方的利益着想，这个事件以不发生为宜，因为这种事情危及空中客运的安全。这种行动往往为不负责任或精神错乱的人所效法。我们请求他们仔细考虑是否可以由在哈瓦那的美国利益科的一名官员同劫机者直接谈话。这肯定是一种建设性和有用的办法。

“夜间 11 时 57 分（古巴时间），达戈韦托与惠特克通话，将这整篇的话传过去。惠特克问到一些细节。他说他会开始打电话，过几分钟再回话。

2003 年 4 月 1 日

“夜间 12 时 55 分（古巴时间）[华盛顿时间 11 时 55 分]，国务院古巴科科长惠特克打电话给在华盛顿的古巴利益科科长达戈韦托，告知他已同上司和在哈瓦那的卡森通话，他们愿意合作并通过适当渠道传话，还说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罪行，如果劫机者抵达美国，就会被捕和被依法全力起诉。

我们同意共同协力处理这一事件。

卡森前往机场。他和外交部北美司司长道萨第一次携手合作两小时，力图说服劫机者结束这个局面，但未成功。

凌晨 4 时后，一切留给古巴当局处理，而古巴当局将事态的发展不断告知在古巴的美国利益科。我们给飞机加够油料飞到阿拉巴马州，而不是飞到极端分子的地盘佛罗里达州，以换取 22 名人质的释放。

最初，这似乎办不到，因为满载乘客的飞机只能装载一定数量的汽油。后来有 22 名人质被释放，就办得到。当时就把这一情况通知在古巴的美国利益科。如果美国当局按照他们承诺的认真态度去做，让飞机、机组人员和余下的乘客返回古巴，供应 AN-24 型飞机的油料是不成问题的。

看来这一问题是在很高阶层讨论。

星期一上午，我们花了五小时等待卡森的答复，他也在等待政府的决定。在 22 名人质获释后，我们与拿着手榴弹的男子达成的协议是飞机加油，然后在上午 11 时起飞。美国利益科科长要求再等 40 分钟。他在等待答复。当然，那里已经知道飞机有足够油料降落在另一个州。我们总算，将起飞时间推迟 55 分，直至接近中午。仍然没有答复。答复来到时，飞机已经在空中。荒谬愚蠢的决定是这架 AN-24 型飞机应降落在基韦斯特。到了当地则是旧事重演：乘客受到粗暴虐待和侮辱，劫机的帮凶获得优待，劫机者受到礼遇，飞机和机组人员被扣留。真不像话！

奥托·赖克和佛罗里达的黑手党阴谋得逞。这件事我不责怪惠特克或奥托·赖克的部下。卡森表现得合情合理，起码在 24 小时内是这样。

给被劫持的飞机加油使它能够继续飞行的消息产生了我们力求避免的灾难后果：暴力劫持客运船只和飞机的事件如潮涌现。

2003 年 4 月 2 日

前一事件发生不到 24 小时后，内政部于上午 1 时 40 分报告说，指挥中心刚刚得知，Baraguá 号渡船正驶离港口，船上载有乘客，但人数不详。所有迹象均显示，该船已遭劫持。

内政部说，正派遣 040 号边境巡逻艇正在追踪渡船，另有一艘快艇也加入行动。

被劫持的船只以每小时六海里的航速向北行驶。

凌晨 3 时，劫持者用无线电进行联络，声称船上有 50 人，包括六名或八名儿童和五、六名外国人，并要求给他们一条船，以便继续驶往美国，否则就开始把人质投入海中。

这是第一次提出这种要求。以后便可能有公共汽车被劫持，劫持者把刀架到某人的喉咙上，要求汽车司机把他们送到 Boyeros 机场，并要求给他们一架飞机飞往美国。十分明显，这简直是不堪设想。

上午 11 时 45 分，设计专供内水航行的 Baragua 号渡船燃料耗尽，在 4 级大风中离海岸 30 英里漂流，极有可能倾覆，造成船上 40 人丧生。其中有 29 名人质，包括妇女和儿童。

下午 2 时 32 分，边境巡逻队设法用绳索套住渡船船头，从而避免沉船的危险，并将其拖往马列尔港。劫持者虽不反对救援行动，但仍然露出极具挑衅性的态度，扬言如果在抵达港口后不给他们燃料，就要杀死人质。他们每次提出某种要求，都用刀子抵住数名妇女的喉咙。劫持事件发生 40 个小时后，人质亲自给予合作，跳入水中，所有人员才安然脱险。当时没有必要强行登船，因为这是无可奈何的最后一招。

几天后，在 4 月 10 日，从青年岛的内政部指挥中心获悉，晚上 5 时 30 分至 6 时间，有五个人从革命武装部队后备武器库的一名岗哨手中抢夺了一支 AK-M 型步枪，乘车逃逸。

有 8 人参与了 this 计划。他们企图在飞机抵达前片刻在候机室集合，等到有六名或十名乘客下机后（显然因为他们只有 8 个人，必须等到有一些乘客下飞机后再行动，否则飞机上就没有空位置），用重物砸碎面向跑道的玻璃墙，强行登上飞机，并将其余乘客劫为人质。据估计，乘客有 30 人左右。

同日，墨西哥新闻社报道，美国联邦法官维持了佛罗里达州法官准许六名古巴人保释的判决。这些人被控在 3 月份劫持一架载有 31 名乘客的古巴 DC-3 型飞机并迫其改变航程。

在不足两周的时间内，有两架载满乘客的飞机在空中遭到劫持，一艘可载 100 名乘客的船只也被劫持。所幸的是，尽管劫持者声称有 50 名乘客，但该船当时仅载有 40 人。此外，还有一名士兵遇袭，袭击者抢走了士兵的自动步枪，以使用这支枪和三把刀劫持即将在机场降落的另一架飞机。

新闻界报道佛罗里达州法官准许 DC-3 型飞机的六名劫机犯保释的消息，立即导致偷渡出境的活动剧增。这些人员因为有犯罪记录和反社会行为，往往企图用这些方法非法离开本国。

自第一架 DC-3 型飞机在 3 月 19 日被劫持以来，我们已获有 29 项劫持飞机船只的计划和企图的证据。这是多年未见的一种情况。

AN-24 型飞机被劫持并经加油续航后四十八小时，在同一天内调查了两项新计划。4 月 3 日，调查了两项；4 月 5 日，四项；4 月 7 日，三项；4 月 9 日，三项；4 月 10 日，两项。我们必须彻底制止这波劫持事件。自 3 月 19 日 DC-3 型被劫持后发生的事件以及 4 月初的事件所得情报显示，这波劫持事件正处于高潮。对 Baraguá 号渡船劫持者的案件，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执行院所作、并经国务委员会维持的判决。

但是这项措施还不够彻底，如果我不在此地明确指出：今后不再给被劫持的古巴飞机或船加油，供其继续前往美国或任何其他国家；劫持者应当知道，他们将被送交适当法院采用简易程序，更不应指望国务委员会给予从宽处理。现在他们知道应当知道的事。这也是一项十分严厉的措施，却是不可避免，因为我们需要彻底制止这些行动。

经验表明，犯罪者如果知道没有选择的余地，就不会去犯这种罪。1980 年 9 月的事件无可辩驳地说明了这一点。当时有两个人劫持了一架美国客机，不顾及时发出的警告，强令飞机飞往古巴。令人遗憾的是，这两人都是原籍古巴。他们被立即送回美国。22 年来，再也没有美国飞机被劫持到古巴，因为即便是精神失常或错乱的人也知道他们将被遣返。这是该国政府应采取的做法，而不应在其国内对犯有这种行为的人继续提供支持并使之逍遥法外。这些做法十分危险，与造成许多古巴人死亡的残忍的《古巴人身份调整法》互为表里。

我们知道，企图偷渡到美国的人不是那些通过《移民协定》配额申请并获得签证的人。后者一般都是爱好和平的人，既没有前科，而且至少接受过九年级教育。其中许多人是技术学校毕业生，还有许多教师、教授、医生和专业人员。无论是否无抽签中奖，他们都是美国移民局所要招聘的对象。偷渡的人则是因为教育或技术水平低、犯有前科或社会行为不端而永远不会得到签证的人。他们根据从前所订的一长串名单，对他们要发给签证的人进行十分仔细的审查。他们希望每年订新这份名单，但为我国所拒绝。他们希望有更多的人供他们从中挑选招聘。他们妄图掠夺我国最优秀的人才，使我国失去经济所需的技术人员。因此，偷渡

出境的人就是得不到签证的人，而这种人是最狂暴、最危险的人。他们可能用刀枪发动袭击的浪潮，劫持人质并威胁我国人民的和平与安全。

迈阿密黑手党及其安插在布什核心圈子内的人员、《移民协定》的死敌和四十年残酷封锁后对我国有限开放粮食销售的反古巴阴谋，其中最险恶的部分是企图破坏《移民协定》，挑动大规模移民。其主要工具是荒谬、残忍的《古巴人身份调整法》，可能的移民是刑满释放的普通罪犯和我国社会中仍然存在的最顽劣的反社会分子。这种人，只有通过古巴目前实行、世界上前所未见的社会和教育方案的改造，才会消失。

他们的险恶居心是挑起古巴与美国的武装冲突。他们将破坏革命的希望寄托于此，但却忘记了马塞奥的警告：“谁要是妄图侵占古巴，不是在斗争中丧生，就是在古巴血染的土地上化为灰烬。”这一警告在今天比已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恰当。

40多年来屡次失败应叫任何美国政府相信，最尖端的武器也不能压倒我国人民的坚决抵抗，因为他们早就知道使用何种战术、何种斗争方式，彻底消除进攻者在科技方面的优势。

依仗几个装甲师、几千坦克、直升机、战斗机和轰炸机、几十艘航空母舰和巡洋舰、几万枚导弹，征服不了一个国家。一旦占领城市和整个国家，就需要统治城市和乡村的数百万人口。这必须视为一条基本原则。如果他们认为迈阿密的雇佣军集团在古巴能发挥任何作用，这些雇佣军大概就象雪球落入地狱一样支撑不了多久。我们的最高级领导人没有一个会举起白旗。一旦他们死了，千千万万的战士将继续领导人的遗志。古巴人民将代代相传，与占领军继续战斗。换言之，战争不会随着我国的沦陷而结束，反而会从那时候开始。

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军队都没有与这样的民族交过手。这个民族拥有数十万职业革命家和具有高等完整教育、文化、良知的数百万民众。他们知道，他们在历来可能存在的最强大国家的封锁、敌视和侵略下，经过数十年斗争，创造了正义和人道，这种功绩在历史上是无可比拟的。

例如，美国政府已在中东开始冒险征服有2 400万人口的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四周的数亿人民具有相同的血统、宗教信仰和文化。他们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不在乎肉体的死亡。这一切特征使他们成为一个可畏的群体，其抵抗和斗争的潜能应足以使该超级大国目前的政治战略家睡不着觉，因为他们正面临一场可能比越南严重许多倍的悲剧。

伊拉克的什叶派教徒已要求侵略者撤军，将石油归还给他们，并宣布成立一个伊斯兰国家。

我们一定不要忘记，伊朗什叶派穆斯林的运动，一波又一波手无寸铁的群众，不在乎牺牲多少人命，终于推翻了伊朗国王。而伊朗当时是美国在该地区最强大、

装备最精良的“警察”。逊尼派穆斯林也不会落后很多。他们比已往任何时候都更有理由团结起来。

现在继续谈论在我国发生的事件的报告。我应当说明，袭击 Baraguá 号载客渡船的团伙有 11 人。他们劫持 29 名乘客作为人质，其中包括四名年轻的女游客（法国和北欧各占两名）。他们扬言要首先杀死这四名游客，因为他们知道这种行动将对我国经济造成多大的损害。他们的行动其实没有政治动机，但他们的确知道能在哪方面造成最大损害。因此，他们扬言要首先杀死游客，以达到其目的。他们拿一支手枪，打开保险，抵住其中一名游客的头。

帝国主义及其盟友的卑鄙宣传硬说被处决的人，也就是因犯有叛国罪、充当外国的雇佣军而被逮捕、审判和判刑的人是所谓的“持不同政见者”。40 多年来，这个外国对古巴实行封锁，并威胁破坏革命，要把他们刚刚对伊拉克所做的一切施之于古巴。没有任何持不同政见者被判处无期徒刑，而迈阿密法院却将因为反抗美国对我国大肆实施的恐怖行为而被美帝囚禁的五名古巴英雄判处无期徒刑。

在我所描述的三次劫持事件以及企图劫持第三架客机的事件之中，参与其事的人都有普通罪行的前科，几乎无人例外。

三名被判死刑的人（因顾念其家属，姑隐其名）之一是劫持载客渡船者的头目，曾涉及 15 项普通罪行的刑事诉讼或调查，曾几度入狱，又因骚扰游客而受过 28 次正式警告，并因各种原因被带到警局 119 次。

第二人因普通罪行而五度受审，其中四度被判有罪并处以徒刑。

第三人涉及七起刑事诉讼，其中一起是用利器袭击一名建筑工人——建筑工程队的一名工头。受害人因伤致死。

被判长期徒刑的其余五人中，只有一人没有前科。

美国政府发言人对于移民大规模偷渡出境的情况表示关切。目前迈阿密的恐怖主义黑手党及其在高级权力集团中最重要盟友如奥托·赖克和罗杰·诺列加出于邪恶的目的，蓄意冷酷地鼓动有前科者和普通罪犯大肆劫持古巴飞机和船只，将乘客和其他无辜者扣作人质，以便开往美国。在这时刻表示这种关切，真是太虚伪了。他们的真正目的是要制造一个不可避免的大规模逃亡潮——类似 1994 年 8 月 5 日发生的情况——作为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的借口。

古巴革命领导人充分了解他们觉得不得不采取的措施的政治代价。任何人都不应以为这种做法没有经过四方八面的彻底分析。我们预先感到痛苦，因为我们意识到，有许多朋友和世界上的许多人将受到伤害。我们十分了解，他们的宗教、人道主义或哲学对死刑很敏感，而且在许多方面，我们也有同感。

几周之前，一位著名的作家想采访我。他提出许多问题，其中一个死刑问题。我要冒昧地摘引几段访谈，虽然我不会透露他的名字。

作家：司令，世界许多国家正在废除死刑。欧洲联盟的所有国家都已废除死刑。古巴在社会方面取得了许多进展，许多人不明白古巴为何没有废除死刑。

菲德尔·卡斯特罗：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

当我们参加革命、进行战斗、革命成功的时候，我们怀疑过死刑吗？在遭受入侵、卑鄙战争、暗杀企图以及其他种种事件的年代中，我们怀疑过死刑吗？没有，那时我们肯定没有怀疑过死刑。我们考虑很多的是这个问题的各种途径、程序和法律因素。结果怎样呢？政治运动必须保卫自身，革命和反革命都要通过某种程序保卫自身。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利用规则和法律程序保卫我们自己，避免不义行为，特别是避免任何不符合法律和不经司法审判的做法，不惜一切代价地避免。

我们并不喜欢宣判死刑。我们把它看做生死攸关的大事。总而言之，参加这场斗争的人的基本原则是，这是一场有关生死之争。如果革命者不保卫自己，事业就会失败，就要付出生命的代价。若发生这种情况，可以说我国要死几百万人，或者死于战斗，或者以后被杀害。我们很清楚这一点。我们在革命中看到这一点，也学到这一点。参与恐怖主义活动的许多人不认为他们能打败革命。他们都相信美国及其军事力量能打败革命。反革命分子相信他们的事业由于某一理由一定胜利，在我国的特定情况下，是因为我们反对美国。对他们来说，是要因功积分，他们不太在乎坐牢，也不会因此泄气。他们等待美国入侵以推翻革命。我们如何阻止他们？在反革命分子中，有许多雇佣军的行径；他们保卫的是利益，不是思想。幸好我们不是同思想或事业的狂热分子战斗。好在同我们对抗的人大多是被物质、经济和社会野心所驱使的人。记得4月11日政变后宣誓就任委内瑞拉总统的那位先生，查韦斯几乎被自己的卫兵抓起来，这些卫兵还在兵营，但他们认为自己不是人，而是玩具兵。否则，我们就不能完全摆脱狂热分子；我就不会安然逃过对我的几百次暗杀阴谋。1971年我出访智利时，在一次记者会上，他们安排一架象这样的相机对着我，给我们拍电影，距离很近，里面藏有机枪。如果开枪，他们肯定没命。但在有生命危险时，他们不会开枪。

从事恐怖主义行为、杀害教师、农民和我们部队士兵的人，他们希望事后得到报偿，这些人怕死。因此，对最严重的罪行要判处死刑。这是当时普遍的想法。这场战斗已经打响并取得胜利。实际上，对反革命罪行已经多年没有使用死刑。最后的一次暗杀阴谋是要在巴拿马的那次会议上进行；是由Posada Carriles策划和指挥的，他就是古巴飞机在巴巴多斯岸外上空爆炸事件的策划人。

作家：是在拉丁美洲首脑会议？

菲德尔·卡斯特罗：是，而且他被抓到了。

我们用渗透方法、取得情报、甚至使用技术手段找到了他。例如，一个人使用移动电话通话，我们就能知道他的下落。现在有一场斗争，有些人要释放他。这一切都由美国资助。

还有另一种罪行出现：他们派遣中美洲的年轻人，付 5 000 美元要他们去放置炸弹，有危地马拉人、萨尔瓦多人和其他人。要人、大头目自己不来，他们使用雇佣军干这种事。判处死刑者，至今没有一人被处决。

作家：他们被判处死刑？

菲德尔·卡斯特罗：他们被判处死刑，但没有处决。

这并不意味我们放弃使用死刑，**我意思是说不会放弃使用那项法律**。那项法律、规定死刑的法律还在。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他们会对古巴采取何种野蛮的行为。如果他们炸毁一架载满乘客的飞机，我国人民不会同意对犯人缓刑或赦免。一般来说，人民对此事倾向于采取强硬的立场，虽然一国政府并不一定要按人民的要求去做。实际上，过去几年我们没有使用死刑，但我们没有放弃死刑，**也就是说，没有放弃对某类罪行的死刑**。我不认为我们所在的世界允许这样做。

如果对一国使用恐怖主义手段，如果他们犯罪，杀害学校的儿童，我可以保证在这种情况下很难不使用最严厉的法律，因为如果这不是恐怖主义，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也不知道能把为外国或外国政府的利益在学校放置炸弹的事叫做什么。

欧洲人没有受到禁运，也不是每天有炸弹爆炸。在“红色旅”之类的集团存在的时代，我不知道他们如何处理。我听说国外也有人被处死，如巴斯克人。

作家：你是指反恐怖主义解放小组吗？因为在西班牙没有死刑。

菲德尔·卡斯特罗：没有死刑，但现在发生了我们从未做过的一种事，欧洲有几十人未经审判就被处死。

作家：未经法律程序。

菲德尔·卡斯特罗：让他们去写在没有死刑时代未经审判就被处死的“红色旅”成员的故事，或未经审判就被处死的巴斯克家园与自由组织的成员的真实故事。我们此地有死刑，但没有未经适当法律程序而处死的情况，一次也没有。

你可以看到表面情况和实际的差别，什么地方看到的是真相，什么地方看到的可能只是蛊惑人心的虚伪理论。什麼情况都有。

我们保证绝不会未经适当法律程序而处死，绝不会有酷刑。你可以问放置炸弹的人，是否因受酷刑而招供，或是否被打。他们当然不是狂热分子，他们是雇佣军，他们立刻招供，你只需拿出无可辩驳的证据。他们甚至说出如何利用小的电视机带进炸药，哪种颜色、经过配制使狗闻不出来的塑胶炸药，一种特别的炸药；导火索如何藏在电线中；他们用随身携带的电子手表加在装置上就可随意使它在 5 分钟后或 99 小时后爆炸。非常精密。

该雇佣军要创造一项世界记录，使 5 颗炸弹几乎同时爆炸。在迈阿密，该基金会却称这些人是军事情报和国家安全部门中的不满分子，这种诽谤对他们来说是合理合法的。对此，已有大量的出版物。

该萨尔瓦多人很冷静地与我们合作，帮我们发现 Posada Carriles 在旅馆进行恐怖主义活动致使一名青年不幸死亡时使用的方法和技术，帮我们揭发背后主使者的面目，从而制止此类行为至今未再发生。**应当说这种合作非同寻常。这里的同志可以详细说明他从开始就如何合作。他甚至接听电话、打出电话，他做一切要他做的事，而且是在毫无压力之下这样做。他的家人旁听审判并探监。有许多情况发生，甚至使几个月来由他协同进行调查的人，都不愿因他所犯罪行判他死刑。这是全部事实，我相信他们是对的。仍有些人问考何如此。我告诉你，这个人提供了重要的服务，他给我们许多情报，帮我们抓到别人。是的，我在此应当说明该案的情况。实际上听到他合作情况的每个人都有同样的反应。**在中美洲可能有几千象他这样的年轻人同样被人利用。迈阿密恐怖主义黑手党中，有人答应每枚炸弹最多付给 2 000 美元，外加机票和生活费用。他们利用游客容易入境的有利条件。

普通罪行也适用死刑，至 2000 年 5 月停止。

作家：此后再未使用？

菲德尔·卡斯特罗：一次未用。（此次谈话时间是在上述劫持事件之前数周）

作家：三年来？

菲德尔·卡斯特罗：是，这可以说是暂停适用。但我要澄清，并未废除。有两个很严重的谋杀案等待审判。在其中一案中，一家 4 口被杀（祖父母住在迈阿密，孙子和他的母亲和司机是克拉拉镇的居民，他们去机场接祖父母，在回家的公路上）。还有两个类似的重案，引起很严重的舆论问题，正在等待解决。目前并没有承诺绝对停止。我想这样说够清楚吧。

事实上没有执行死刑，但我们没有废除死刑。我这样解释，是不想误导任何人。

我们正在研究罪行和造成犯罪的原因。我们进行各种研究。有一些很可怕的罪行看来是神经失常者所为。研究法律的人都知道，有一项法律原则是对神经失常者不宜定罪。

世界上对心理因素做了大量的研究，这些因素很可能是遗传或偶然产生的，造成人的各种问题并使其狂暴。是哪些遗传或偶然因子影响到人的心理活动，多多少少使这些人变成恶魔？我们正在研究这些因素。

我想我国正在走向或许可以废除死刑的前景，但不是纯粹基于哲学的理由，而是基于正义和人道的深刻意识。

实际上没有哪个国家真正深入地研究了人的心理和导致犯罪的因素。我相信古巴是进行这种研究的第一个国家，我们不声不响地工作。在本月 30 日之前，一些基因学的研究生将访问每位残疾人，特别是一定程度的智障者。我们有很多发现，因为至今为止没有人进行此类研究，或关心这些研究。但我们，人权侵犯者，正在做这件事，因为我们有人民，有人力资本和所需的医生，有资源，而且从革命的第一天起就有为增进人民健康而奋斗的意志，为人类奋斗的意志。

我已经提到我国仅仅由于降低婴儿死亡率而拯救生命的数目，我国的婴儿死亡率是本半球最低的，也是世界上最底的比率之一，甚至低于美国，尽管它有巨大的资源。我国还有 3 000 名医生为其他国家的全面保健方案免费服务，每天也拯救许多生命。

还有，如果没有这个“侵犯人权”的国家参与，今天在非洲不可能执行任何方案，不可能有认真防治后天免疫机能丧失综合症（艾滋病）的方案。

大家从这一切情况中可以看到许多虚伪的面孔，因此我们要继续辨明是非，彻底戳穿这些诽谤。

我认为，如你认真思索我的谈话，你会得出结论：总是有一些人必须被严格地隔离，这是出于必要，而不是作为惩罚。

菲力普·冈萨雷斯最近对我国大肆攻击，在他任西班牙政府首脑时，有几十名巴斯克家园和自由组织的成员未经审判而被处决。

西班牙现政府首脑阿斯纳尔是超级大国屠杀伊拉克人民时的盟友。他曾于 1999 年 4 月 13 日会晤美国总统，当时对南斯拉夫战争正陷入泥沼。他向美国总统建言，我引用他的话：“如果我们打一场战争，就要全力以赴，以求打胜仗，而不要畏首畏尾。需要打多长，一个月、三个月，我们就打多长。为何

还未轰炸塞尔维亚电台和电视台，我不理解。”几小时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下令开始第 2 阶段，轰炸升级，更多不同的目标被炸毁。

4 月 14 日，在科索沃的一队阿尔巴尼亚难民成为空袭目标，85 人被炸死，受伤的不在其内。在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的两座炼油厂和一个居民区被炸毁；北约的军队增派 300 架飞机。

4 月 16 日，加紧轰炸电视转播台和桥梁。同日，进行两周来最猛烈的全面攻击。

4 月 17 日星期六下午至 18 日星期日上午，北约飞机出动 500 架次轰炸炼油厂、桥梁、工厂和几十处其他民用目标。北约称这是战事最剧烈的 24 小时。

4 月 18 日，在贝尔格莱德和诺维萨德的炼油厂和化工厂被炸毁，贝尔格莱德至黑山首府波德戈里察的公路被炸断。

据说两天前开始使用所谓“地震”的 GBU-27 炸弹进行攻击，它可以穿透钢筋水泥，造成巨大的震动，使建筑物倒塌并使周围建筑受损。

4 月 19 日，贝尔格莱德和诺维萨德的民用建筑和 Paracin、Kraligevo、Sremska Mitrovica 等村庄受到攻击。北约承认可能是误炸了。

4 月 21 日，北约攻击南斯拉夫总统私人住所、社会主义党大楼、3 个电视台和 Usche 购物中心的 20 家商店。

4 月 22 日，北约两枚导弹摧毁诺维萨德多瑙河上最后的一座桥梁，切断公路和铁路交通，还摧毁 8 个广播电台。

据悉当时贝尔格莱德的医院只能接受急诊病人，由于缺乏透析设备，数十名 2 至 19 岁的儿童和青年濒临死亡。

4 月 23 日凌晨 2 时 20 分，贝尔格莱德市中心的塞尔维亚电视总部被完全炸毁，炸死 16 人，炸伤 19 人，包括许多记者，另外 20 人被埋在瓦砾下。

北约宣布集中轰炸通信、广播和电视设施。

大赦国际（你知道这个组织的宗旨是什么）在一份 53 页的报告中称，攻击塞尔维亚广播和电视台是战争罪行，因为是直接轰炸民用目标。

自阿斯纳尔先生会晤美国总统向他建言后才仅仅 10 天的时间。

请阿斯纳尔先生说明是否如此。我有一份重要的文件，长达 15 页多。

由于我所说的原因，加上该帝国及其盟友媒体散布的大量谎言和虚假情报，国际社会对古巴给劫持犯判处死刑比对逮捕美国政府收买的雇佣军，更缺乏理

解。可惜的是，我国人民十分尊敬的人士，未经充分了解本应考虑实情就跳出来大发议论。我们已经估计和预见到这种风险。我们不期望他们赞同我们的意见。

我国国内也有许多真心诚意的革命者反对死刑，但他们理解我们有神圣的义务，要进行斗争防止企图把纳粹法西斯暴政强加于世界各国的人杀害我们数百万古巴人。我讲的法西斯主义，不是指美国国内的政治制度。他们可以剥夺或限制美国人民的许多权利，但不能在美国建立一个法西斯政权。我所讲的是，美国政府凭借其巨大的军事力量强行建立法西斯主义的世界秩序。我甚至不想用这个词来描述美国的武装部队，他们像古罗马军团那样，受过严格服从命令的传统教育。

如果 60 年前发生了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今天就必须阻止对面临侵略甚至消灭威胁的几十个民族的大屠杀，因为据宣布，可以使用一切武器对地球的任何黑暗角落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

所谓信仰基督教的西方世界应在还不太晚的时刻意识到这一事实，因为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贫穷、饥饿、发展落后、缺乏教育和保健、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和目前强加给人类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所造成的大屠杀，每年在杀死第三世界的几千万人。

古巴民族有令人骄傲的知识分子、艺术家、科学家和各种受过大学教育的专家，他们几乎一致支持古巴艺术家和作家联盟全国理事会的宣言，号召建立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

我国人民还特别骄傲的是，国际著名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发表了“从哈瓦那致远方朋友的信”。

无数知识分子、艺术家、科学家和受过大学教育的专家热切希望签署这一历史性、模范性的信件。他们要正式宣告对今生和后代的承诺。几十万人将签名谴责超级大国企图把一个法西斯暴政强加于全世界，使我们小国今天所受的威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

我国团结一致、大力支持革命的人民同样感到骄傲的是，被美帝国监禁的五名英雄表现出战斗的英雄民族的勇气。这是世界的统治者、美国驻多米尼加大使汉斯·赫特尔、美国总统在佛罗里达州的体面的兄弟所不容忽视。他们警告说，对伊拉克进行的野蛮战争给古巴传达一个信息。实际上，这不只是传达给古巴的一个信息，也是给全世界的一个法西斯主义的信息。

这种勇气也是所谓的“异议分子”所不容忽视，他们现在谋生的方法是配合超级大国政府的奸计。如“致远方朋友的信”中指出，这个政府要摧毁古巴并将一个法西斯暴政强加于古巴。

古巴今天正与“七里靴巨人”战斗。这个巨人是马尔蒂首先发现的，它的足迹不仅遍及我们美洲各国，而且遍及世界上所有地区。

感谢在此光荣时刻保卫古巴的所有朋友！就象 1959 年以来直到今天一样，我们将保持公正不阿、始终如一的立场，我们绝不会辜负他们的宝贵支持！

永远前进直到胜利！

胜利属于各国人民！

(热烈鼓掌)
